

开放性的余地确实无法量化，但具有逻辑的明确性，是一个逻辑可信的变量。可以定义为：如果一个现实具有存在的优势，那这个现实必定蕴含可能的最大化未来（the implication of the possible maximization of futures）。也可以表达为复杂科学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现实能够蕴含最大化的未来，以至于必然包含具有生存优势的可能“涌现”（emergence），那就是一个有着优越前途的现实。如果把未来的最大化当成一个逻辑变量，那最大化的未来就是必须考虑的最大可能收益（pay-off）。受到“帕斯卡尔赌注”的鼓励，我相信未来最大化的“余地”就是最合理的赌注，也是最好的生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32。）

## 关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哲学思考

张志强

生态文明是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如何在现有新古典环境经济学之外，走出一条新的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经济学模式，我觉得这一努力非常重要。在基于现有标准经济学产生的传统环境经济学背景下，还有没有可能摆脱标准经济学里面基本的哲学预设，找到跟生态文明状态配合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式，我觉得这是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中特别重要的初衷，也是尝试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生态文明这个提法，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排列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提法与其他提法一样，都是把某种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文明的标准，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都是不同生产方式主导下形成的文明形态。那么，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生产方式包括两个部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态文明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具有怎样的形态，二者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系？这可能是在生态文明范式下建设一种新的经济学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这种生产方式里面，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等文明形态的划分，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讲文明形态的演进。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的文明形态，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农业文明一般讲的是封建社会，工业文明讲的是资本主义，当然也有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两种形态。生态文明肯定也对应着一种社会形态。那么，这个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种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能否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些都是要回答的问题。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可能首先要改变一下主流经济学的哲学预设，要解决一下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预设。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自于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预设，即霍布斯讲的自保个体的预设。当然这种自保的个体，也是契约论的前提。这种自保的个体，是一种把个体从固有历史文明共同体中抽离出来的原子化个体。理性经济人的概念，非常恰当地表明了这种原子化个体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概括为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化。这种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化，一方面说明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另一方面则尝试将利己的公约数表达为一种建立公共性的条件，即从每个人的利己中尝试推导出一种利他主义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主流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基本预设。那么，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经济学是不是对这个假设本身能有一个新的重构？制度经济学曾经做过努力，他们用社会文化人来丰富或修正理性经济人的预设，生态文明范式下会预设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生态文明范式下经济学对应的应该是人从历史文明实际出发对自我

的完整理解，而不是一种几何学式的抽象理解。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相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在于改变了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为什么生态文明跟古老中华文明比较契合？是因为古老中华文明对人在宇宙中地位这一点的认识，与生态文明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跟古老中华文明和生态文明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是不同的。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西方文明或者现代文明自我的理解，有点像是外星人的自我理解，外面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星球，把这个星球的一切看作是供养自身的对象，使其成为自己生存发展攫取的资源对象。古老的文明则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天地或自然的产物，人为天地所生，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园，天人合一的家园。因此，我们对待天地的态度，与突然来到这个世界的外来异己者截然不同，天地或自然不只是供养我们的资源，也是与我们共生的家园。因此，理性经济人的预设有点符合外星人的预设，是一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一种人类中心的利己主义。生态文明继承了古老文明的智慧，重新安顿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确立起了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的“三才”之道。

一般来说，生态文明和古老文明的价值观的契合性比较容易讲，但真正难的可能还是怎样从生态文明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的模式，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体系性格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问题。所以，这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是针对旧的社会科学而言的。社会科学的假设就是人类中心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源于新康德主义的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范畴先行的认识框架，具有一种方法论普遍主义的霸权，而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实践、是历史、是现实的总体。现实不等于事实，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历史总体，包括了过去、未来和现在。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必须是对未来负责的知识，从实践的总体性出发的知识。因此，必须创造出符合对象的方法，而不是用一种方法应对一切对象。在我看来，马克思说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历史科学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科学分类体系可能要有一个新的调整。诸领域之间划分形成的专门学科，需要一个以现实的人和实践的总体为前提的统合性视野，以及相应的贯通性原理。这样，从生态文明出发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其意义就十分深远，因为这种探索沟通了古今认识论和价值论，在积极转化现有知识体系的同时，要为未来的知识体系探求建立真正的世界观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32。）

## 不断提升创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能力

杨瑞龙

生态文明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生态文明，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生态文明，还可以从法学等领域研究生态文明。而从经济学视角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基础，是非常有价值 and 非常有意义的。

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抽象掉了生态问题。基于传统工业化所形成的哲学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这种传统工业化条件下的哲学基础形成了一套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逐渐形成了一套基于经济人和稀缺性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在完美市场假设下，遵循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